

来自草原

与布和同窗共读的三年中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宿舍走廊和食堂里看见他，一个脸色黑红体型瘦长的蒙族男孩，沉默寡言，注视人的目光温和而善良，总是穿着黄绿色的步兵服或者黄绿色的棉大衣，走路时步态呈现外八字型。肩膀向左侧微微倾斜，我知道他来自北方的锡林郭勒草原，秋季开学时总是用大网线袋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纸箱，从他的草原家乡回到学校来。关于布和的奇闻轶事曾经在同学中广泛流传，布和的知名度因此常常是高于学生会主席或漂亮女生、体育明星这类人的。布和不会正步走，这个毛病是在上体育课时暴露的。体育教师在进行队列训练时，突然把布和从队伍中拖出来，你怎么走的？体育教师似笑非笑地说，你走给大家看看。布和的表情显得很茫然，他说，我会走路，我怎么不会走路呢？然后布和随着体育教师的哨声走起来，他的左脚迈出去时左手也很用力地摆，右脚和右手也一样，其他人几乎同时哄笑起来。布和猛地回过头，目光一下变得很愤怒，你们笑什么？有人说，你走错了，有人说，像只鸭子。布和就低下头看自己的脚，站在那里半天不动。笨蛋。体育教师轻轻骂了一句，他鄙夷地望着布和说，不会走路，那么你会跑吗？跑五十米给我看看。会，我跑得很快，我能跑很长的路。布和说完就朝篮球场那儿跑去，奇怪的是他的奔跑却是自然而快捷的，可以和羚羊媲美，布和绕篮球场拚命地跑了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直到体育教师在后面高声喊他停住。

这个笨蛋。体育教师突然笑起来，他问班长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布和。班长答道，织布的布，和平的和。怎么会叫这个名字？体育教师说。

他是蒙族。班长说，他是少数民族。

体育教师愣了一下，没再说什么，我记得那是九月初秋的一天，布和垂着头朝集体的队列走来，茂密的剃短了的头发上洒满秋日璀璨的阳光。

布和最初是光着身子睡觉的，与他同宿舍的人认为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也没有大惊小怪。布和光着身子在双层床上下翻来爬去的，要解手就用一只啤酒瓶接着。睡在下铺的浙江人小蒋起初以为那是布和的临时措施，没想到布和天天如此，小蒋就抗议起来，小蒋怀疑布和是有意向他挑衅，好好的厕所你不去，非要在上面滴滴嗒嗒的，全都漏到我床上来了。其他人也看不惯布和的懒惰，附和着小蒋一起指责布和破坏环境。布和那天很窘迫，他涨红了脸分辩说，没有漏到他床上，我知道没有漏到他床上。下铺的小蒋就拍着床板尖声说，懒虫、笨蛋，你以为这里是你的草原吗？随地大小便！你骂谁？布和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光着身子爬下来，一手抓着那只啤酒瓶，一手就去揪小蒋的被头，宿舍里的人都上去劝架，布和狂暴地甩开了劝架者杂乱的胳膊，他说，我不打他，我额吉嘱咐我不准打同学，我只是想问问他，为什么骂我？我撒尿没有漏到他床上，为什么骂我？宿舍里的每个人都努力向布和解释道理，但布和似乎没听见由各种地方口音组成的杂乱语言，他只是用阴郁的眼神盯着小蒋重复着一句话，没有漏到你床上，为什么你偏说漏到你床上了？从第二天开始布和向别人作出了妥协，他开始改掉了夜间解手用瓶子的习惯。第二天夜里他从上铺爬下来去厕所，仍然光着身子，走到楼道拐角处恰恰撞见几个来男生宿舍串门的女生，女生一齐失声尖叫起来，像受惊的猫似地到处乱跑，布和倒是被女生们的反应吓了一跳，他慌忙跑回宿舍穿上裤子，一边穿一边嘀咕说，一帮疯丫头，天黑了，睡觉了，为什么还往男人堆里跑？这当然都是布和大学生涯最初的故事了，布和后来就和普通的大学生归于一致了，就像一棵被移植了的树，在异乡异地的阳光和泥土中同样地生长，这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你会骑马吗？严莉问布和。

当然会，可惜这里没有马。布和说，要不然我可以骑给你看看，我七岁那年就会骑马了。

我喜欢马，我更喜欢草原。严莉又说。

谁都对我这么说。布和与女孩子独处的时候很腼腆，他用一种半信半疑的目光观察着严莉的表情。可是我说不清是不是喜欢北京，布和摇着头说，谁都这么问我，可我真的说不清。严莉是一个活泼的引人注目的女孩，她是某些诗篇中所赞美的典型的美丽清纯的女孩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带来清脆的笑声和动人的歌声。据说严莉和布和就是在关于马的谈话以后亲近起来的，女生们在背后议论说那是严莉主动的结果，并且她们透露出一个消息，严莉要跟布和去锡林郭勒草原度暑假，是严莉自己在宿舍里宣布的。

大学里恋爱的男女通常有一个标志，他们存放在食堂的饭盒碗勺锁在同一个箱格内，严莉有一回帮布和洗好饭盒后，自作主张地把两个人的碗勺都锁在一起了。严莉还把自己在阶梯教室的固定位置换到了布和的旁边，这样他们就成了真正的一对了。我注意到布和在那个春季的新鲜而甜蜜的心情，他的狭长的眼睛里从早到晚流动着幸福的神采。布和在厕所里放声高歌，在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用蒙、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诗歌，每首诗歌的副题都是致 Y·L 的，谁都知道 Y·L 就是严莉，有人就夸奖布和的诗真挚、热烈而奔放，酷似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。布和说，就是抄的普希金的诗，他的诗写得比我好，你们知道吗？普希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有人看见布和和严莉躲在学校外面的树林里亲昵，还发现了一些过份的不宜启齿的细节。这件事很快被汇报到了辅导员那里，辅导员把布和和严莉叫到一间空教室去谈话。谈话的过程也同样被人偷听到了。据说严莉在辅导员的种种威胁下嚶嚶地哭起来，而布和的态度却像一块榆木疙瘩，他老是用为什么三个字来反问辅导员，布和一口咬定他和严莉的爱情没有任何错误。布和对于来自周围的舆论毫不在乎，他仍然像驭手离不开马一样离不开严莉，有时候他在严莉的宿舍里不思离去，对着严莉高唱草原上的蒙族民歌，嗓音虽然沙哑但唱得很动情，宿舍里的其他女孩有的出于妒嫉有的因为厌烦，她们对布和运用的语言渐渐地变得非常简单而无礼。

布和，你又来了？布和，你怎么还不走？

临近暑假的时候，布和和严莉的爱情突然出了问题。据好事的业余观察家分析问题是出在严莉一方。严莉和布和有天为谁洗饭盒的小事大吵一场，平素都是由严莉洗碗的，但那天严莉一定要布和洗，布和却坚决不干，他强调说在草原上男人的饭碗都是由女人洗的，严莉当着众人的面尖叫一声，谁是你的女人？说完就把布和的碗往他面前一推。严莉洗了自己的碗筷后就把它转移到另外的一个箱格中了。这是两个人分家的第一步，到了第二天上课时严莉一个坐到了最后的空位上，她始终没有再朝布和看过一眼。

起初布和对严莉的这种表现不以为然，他对别人说，女人都会耍小性子，这时候男人绝对不能低头，你们知道吗？锡林郭勒草原的男人是绝对不向女人低头的。布和说，她爱我，她会回到我身旁的，她说过以后会为我生满一个蒙古包的孩子。但是从女生宿舍传来的消息却令人不解，女生们说严莉和布和的洗碗之争只是严莉设计的一个骗局，严莉其实已经不爱布和了，严莉其实已经接受了外语系一个男生的求爱，而且许多女生都证实说严莉已经开始后悔她和布和的关系，严莉向她的女友说了布和的许多坏话，说布和太脏，说布和缺乏教养，说布和又蠢又笨，总之不是她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。女友就说，既然如此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追布和呢？严莉对此矢口否认，她反问道，谁说是我先追布和的？别人也不好说什么，本来这种事情就是说不清的。

对于布和初恋的悲剧性趋势别人都已经看透了，布和本人却不如旁观者清醒。他固执地认为严莉是在跟他赌气，在阶梯教室听课的时候，布和常常回过头，用一种茫然而悲哀的目光偷窥后面的严莉，严莉视若无睹，严莉有时候会悄悄地掏出小镜子，但不是为了照布和，

是照一照她的美丽的脸上唯一构成缺陷的雀斑，看看讨厌的雀斑是否已被粉霜所遮盖。严莉是个美丽了还要美丽的女孩。

布和却是个不懂爱情还要追求爱情的男孩。布和有天在水房里洗着衣服，看见严莉上次用过的碎肥皂还放在水管上，布和忽然就呜呜大哭起来，他把一盆脏衣服撂在游泳池里，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就往女生宿舍跑。布和穿着背心和裤头，看守女生宿舍的门卫不让他进楼，布和把那个老女人一把推开了，他说，我要闷死了，我的心要闷坏了。别拦我，我一定要找她。

在楼梯口布和恰恰看见严莉和外语系的那个男生一齐下楼，布和就站在楼梯上张开双臂挡着他们的路，严莉想绕过去，但布和不停地移动着挡住了严莉，严莉就气愤地叫起来，布和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布和指着外语系的男生问，你是谁？那个男生刚想发作，严莉在一旁冷笑着说，他是我表哥，他是谁用得着你管吗？

布和站在楼梯上，一动不动，但他张开的双臂像一只被击伤的鸟翅似地慢慢耷拉下来。布和呆呆地看着严莉的白裙子，他发现裙裾处起了些许褶皱，布和伸出手想去抚平它，但他的手被严莉敏捷地打回来了，啪地一声，很清脆也很响亮，随后严莉用一种极其厌恶的语气说，别碰我，我早就跟你分手了。布和的情绪坏透了，布和又恢复了不刷牙、不洗脸、在瓶子里解手的坏习惯。宿舍里的人因为同情布和的际遇，就咬着牙忍受那种难听的滴笃笃的声音和那种难闻的气味，但布和的坏习惯变本加厉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发出持续的悠长的吼叫，把别人从睡梦中无端吓醒。

你混帐。浙江人小蒋用书敲着上铺的床板，他说，你太不像话，别以为你是少数民族就可以胡作非为。我闷死了，我叫我的，你们别来管我。

你这么鬼喊鬼叫别人怎么睡？浙江人小蒋说。别来管我。布和在上铺烦躁不安地翻着身子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，我决不向她低头。

布和失恋后的种种行为又被班干部反映上去了。辅导员有天带着严莉来找布和。严莉好像刚被训斥过，眼睛明显是哭红了的。她坐在布和面前说那番话时显得很委屈。我不该不理你，你是少数民族，我们应该搞好民族团结。严莉说。这句话明显是辅导员让严莉说的。

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以后还是好同学。严莉又说。有人从宿舍气窗里看到了布和当时的表现，布和从上铺咚地跳下来，对着严莉和辅导员高声叫道，狗屁，你们说的全是狗屁。严莉对布和粗暴的回答措手不及，她的脸因受辱而变得苍白。严莉扭过身子夺门而去，但布和很快就追了上去，布和仍然采取了以前的办法，张开双臂站在楼梯上挡住严莉的去路。布和直视着严莉的眼睛，嘴唇不停地翕动，却始终说不出什么。我要去游泳。严莉绷着脸扭过头说，你想说什么就快点说吧。你说过要跟我回锡林郭勒草原，你说等放了假就跟我回锡林郭勒草原的。布和终于说。

只是随便说说的，你不必当真。

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你说了就必须去。布和的表情变得很严厉，他说，我已经写信告诉了额吉，你可以骗我，但你不可以骗我额吉，草原上是不可以随便骗人的。真滑稽，严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嗤地笑了一声，她看看布和，换了一种温柔的语调说，好吧，让我考虑一下，也许我会跟你去大草原的。

事情发生在我们大学生涯的第三个暑期的第一天，人们都在宿舍楼里忙乱地收拾归家的行

李，我看见布和突然从哪里窜出来，飞快地奔过楼道，布和的脚一路踩着许多人横陈于楼道的行李包裹。布和，你干什么去？有人在后面喊，但布和细细瘦瘦的身影一眨眼就消失了。

布和在女生楼前拦住了同班的一个女生问严莉的去向，那个女生说严莉刚刚和她表哥动身去火车站了。布和说，她要去哪里？女生说，大概是去北戴河海滨。布和就朝着那个女生吼叫了一声，他不相信，又跑上女生楼去看，严莉的那间宿舍已经上了锁，门框里塞了一张纸条，纸条是严莉留给布和的。我不想去草原了，草原与大海相比，我更喜欢大海。布和后来就捏着那张纸条奔跑，一直跑到学校外的公共汽车站。布和和一群去火车站的同学挤在一起，有人说，布和你回家吗？布和不说话。又有人问，布和你回家怎么没有行李？布和仍然不说话，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条，眼睛里闪出一点晶莹的泪光。于是同车的人好奇地瞪着布和的眼睛说，布和你怎么哭了？布和摇摇头望着窗外的城市和街道，他唯一的回答是卡在喉咙里的，听来含糊不清而且语义不详。我决不低头，布和说。

后来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发生了轰动校园的事件，布和从一个正在削苹果的妇女手上抢下一把水果刀，他用这把水果刀朝严莉的表哥捅了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一共捅了三刀。布和被警察从嘈杂的候车室带走时，一直回头向惊呆了的严莉张望，他的喊声几乎使人们的耳膜震破，去锡林郭勒草原，布和边走边喊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草原更好，你去了就知道了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草原更好！秋季返校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布和。虽然被布和连刺三刀的外语系男生没有丧命，布和仍然被学校开除了。甚至是美丽的女孩严莉，她以后也再没见过布和。

布和没有回过学校，他的被褥和那些黄绿色的衣物后来由一个年长的蒙族男人取走了，别人问起布和的近况，那个蒙族男人就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说，布和是个好青年，他是马背小学的老师，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。

大学的男生宿舍通常是杂乱不洁的，有一次适逢爱国卫生月，辅导员就来督促懒惰的男生打扫宿舍。我们在布和以前睡过的双层床下发现了两只玻璃瓶子，男生们一下子想起了被开除的布和，想起玻璃瓶子的用途，想笑却都笑不出来。我把两只玻璃瓶子扔出窗外，依稀闻到了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牛羊和青草的气息。